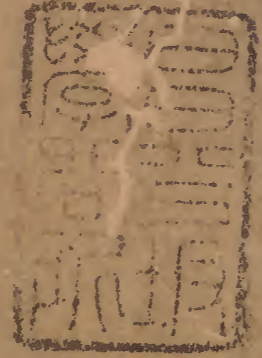


通雅

詩 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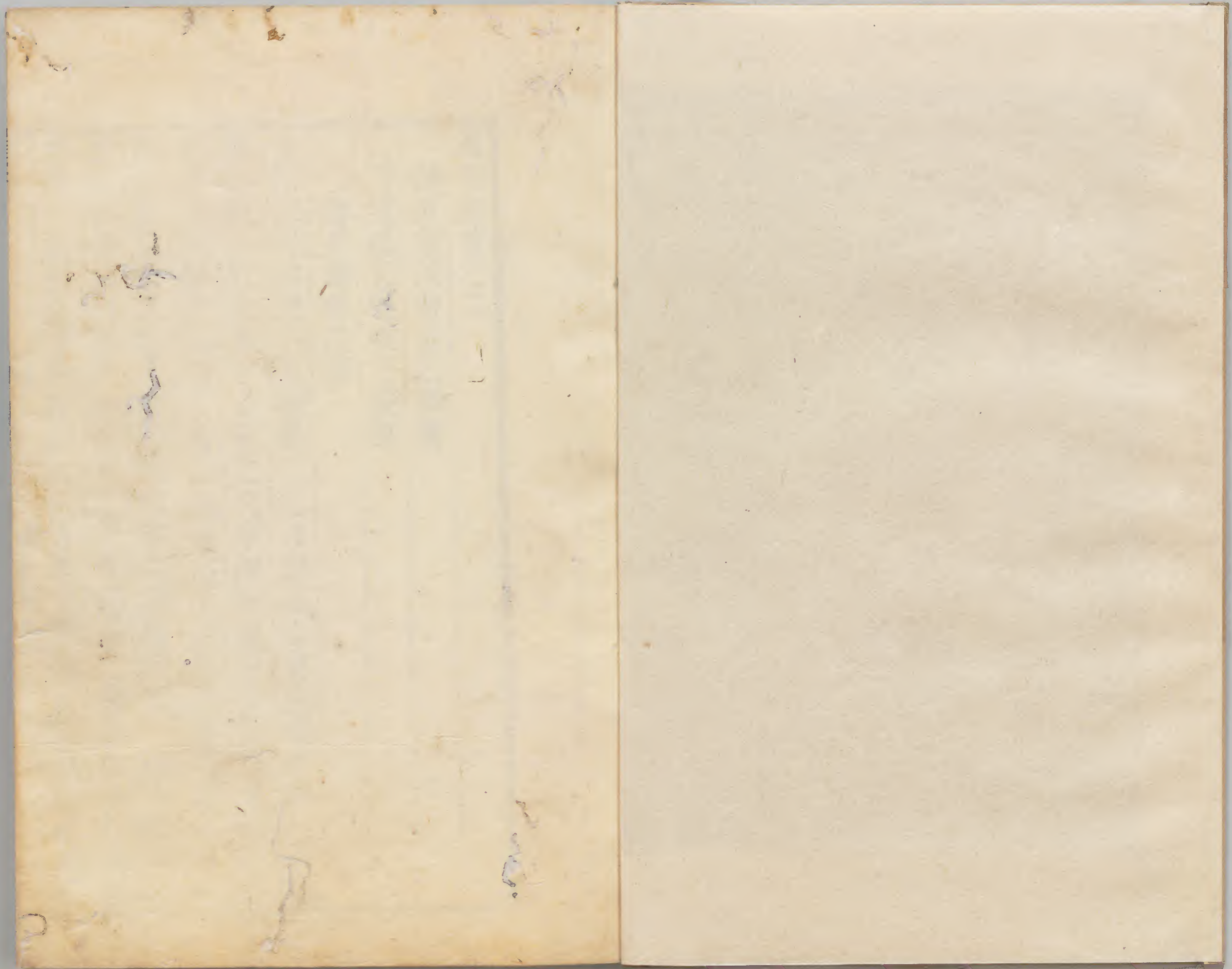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〇九〇		
	三一七〇			
二一八〇				
冊架函號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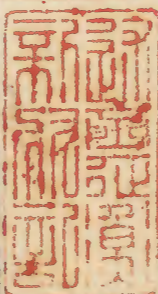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〇七		二〇九〇	漢書
一	二八		
冊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90
冊數	28	(2)
函號	307	167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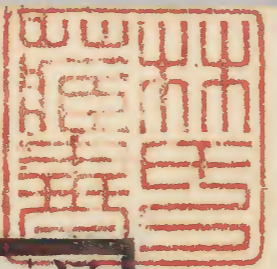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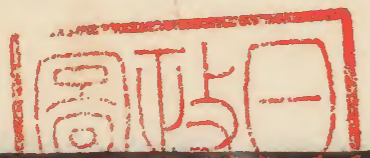
通雅卷首之二

桐山方以智密之輯著

同里姚文燮經三較訂

讀書類略提語

士以讀書明理為業。猶農工之刀耜也。志道游藝。外內一致。張弛鼓舞。全以此養之而化之。文章即性道。豈曼語哉。進德必居其業。立誠用在修詞。大畜日新。道寓于器。會通典禮。願不可惡。效天法地。道不遠人。所貴振衣挈領。播種培根。一樹全仁。何礙葱蔚。吾嘗曰。詩書禮樂。擴克之炭斗。優游之桑薪也。會心開眼。乃第一義。發為手筆。揮洒天狀。力能攷究。取資證據。仲尼不厭。



可寧罔殆。子思曰：吾嘗溪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學則寤焉。見性之人，學問視爲衣食。中材出楔，古今卽是參琴。子弟少年，先洗溫飽面目，好古礪志，庶免波流。敦詩書，悅禮義之人，無忝立本。卽未能葉落歸根，且隨夏秋氣候，故專就讀書一門，列其博約之槩，書示弟子。古今大矣，隨人所好，殊途同歸。吾祖父相傳中和正論，汝等勉之。澹泊真實其本也。閒雅瀟灑其度也。枕籍今古，徵舉咏歌，其飲食也。崇禎壬午，浮山愚者識于曼寓。

桐川寧澹語。視躬警心，備矣。孝弟學文，詩禮象勺，終世如斯，貴知味耳。周公但無驕吝之我，則材藝卽無技也。孔子博學無所成名，卽空空也。士首三民，文傳四教，知心必泯于事故，合內外

先後而表其倫物之經，以詩書禮樂安萬世之井竈，費其智力，卽隱其智力矣。朱子曰：時時窮理之謂居敬，終身攷究事物不厭，廷尉公曰：毋自欺而好學，正謂道存于忘，忘忘于勤，材智之士，豈甘鬱塞，因此養之而熏之，不則欄牛遂鄙耳。畫鬼掠虛耳，烏能禁乎。天倫師友，羣居麗澤，一室自娛，詩書交古，山川適性，筆墨唱酬，福有大于此者哉。

明經正業，今尚大全。夫曰大全者，謂合諸家之異同而使參詳也。執一乎水濟水耳。四明施公曰：天下病虛，攷亭抹之以實。天下病寔，新建醒之以虛。王虛舟師曰：用實者虛，用虛者實。虛實本一致也。當合漢宋及今參集大成焉。文孝先生曰：虛靈備萬

本如是也。理明而貫實事，乃享中節時宜。君子虛受，即是克實。願力誠實，自狀虛公。豈以我見滯寔之病，而掃倫物學問之實務乎？豈以掠虛欺人之病，而諱虛明神化之本體乎？躬行自賢，而凌物嫉人，是以誠寔而為虛僞也。逃空護短，而訛惡實學，其為我見滯實也大矣。究竟人不一事，而理自會通。時位有常變，而君子道其常。各煉短而用長，勿欺則同然。而好學不厭，統御萬世者，此聖人之所以光大中正也。

白安石曰：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有錯行之用焉。鬼神通之，精神之極也。有翁闢之幾焉。聖人表中正，以與萬世化諸子各出一奇，以與天下爭。達士遣放自怡耳，才士標新博趣耳。

策諷必中隱情之利害，琦辨必用惠秉之顛倒。讀書知言，王僕

明矣。讀聖作，當虛心以從經，覽百氏當化書以從我。察其兩端

由中道行，中備四時，隨其環應。惠秉者惠施公孫龍也

廿一史為緯，通鑑為經。其旁史則猶之涑水攷異也。邵子編年

溫公目錄，加酌略焉。開卷徵盜賊之起止，宰相諫官賢者之去

留，天下事皆係宰相與諫官。每一事追視所言，按其時勢，豈不

犁狀。

學校選舉賦役兵屯河漕鹽錢諸事，利弊時宜，貴知要領。漁仲

約通典為志，洪洲續貴與通攷，稗編函史，可撮會之理。原易簡

史事自繁，經濟類編，古論大觀，實用編，學古適用編，弋說，千百

年眼尚論快編皆可折衷指其偏礮拘膠之兩病以醒後人約編在處寘之謨文詞可略

治在君相人在師教學在實講公明而已不明時勢而執成式者迂腐之弊愚一以翻案見奇者偏鋒之弊蕩井田封建可印泥乎牛李蜀洛賢者不免追論古事好惡蝸爭何況同朝能無朋黨歐陽朋黨論高忠憲暢之不可不知也唐丹稜言各盡其說不以同異爲誅賞貴和賤同臣下同則人主孤矣唐太宗曰卿等勸朕納諫卿等亦納諫否宗一公以此暢藏恕之喻切矣鄧潛谷曰古方物出謀明于事情與權不激其心也以不激于言宋賢方守徑途主犯不知諷復過求不合則仇多拂物理而

病人情湛六公曰姚安偏才自遂因官敗而敢于隱恠詬名以爲名贊墨賞羸翻案見奇偏訛洛閩以媚縱情滅禮者楚望幾亭痛矣二無公曰今謂宋儒與晉清談同弊過矣伊陽守禮嚴閑而文人尚灑脫經濟言權變故齟齬耳蜀洛則爭子瞻之服濂溪何如耶疆場危疑豈堪局外吹疵高人遁跡寧以常規自白體道者不刻深膠柱也大人統天從類辨而容之張弛互用時爲大矣胡安定教學分科安石選材以驗古今皆一法也約于大學之休休公也能好能惡明也仁智乃不偏見矣政府立而宰君民矣泰二晉五鼎鉉井收匪躬卽渙羣益簪卽由頤矣讀書者有宰古今之權焉薛文清曰國制禮律皆觀攷之正虞

好古而戾時宜也。舍之則藏淵明曰：因疾守閒，得體矣。豈自高而壞世法耶。

虛舟師曰：生死鬼神，疑城也。既爲生死所惑，而談超生死者，又惑之。告之曰：萬物皆備于我，去來皆備于今。一神于二，卽器是道，必反隱驚希奇，詎自信乎。孔子屢稱鬼神，而黃帝曰：道無鬼神，蓋體道者，鬼神無如之何。通晝夜而知之，惟心識造。莊子曰：以有形象無形而定矣。善吾生，所以善吾死。通一寓庸而緣不得已。神明至誠，貴貫仁智百姓之用耳。三一公曰：仙定者，出世之毛道也。莊禪者，出世之圓幾也。秋濤曰：二氏隱士之深者，遯世無悶，消心果有方便，知其故乎。無欲從心，過生死關，造命知

命，非言所及。

河洛卦策，徵其端幾，物理畢矣。岐伯曰：六合之內，不離于五。邵明小衍，其約幾乎。肢官蛻蛻，象緯聲光，是造化物理之符。歷律醫占，爲盈虛損益，通類引觸之籥。世士苦于世累，好修則守常理，有才則溺詞章。豁達則喜放嬾，誰肯精緻開成，以決質俟之疑乎。平子冲垢，一行康節，間出難遇也。太西質測頗精，通幾未舉。在神明者之取，邨子耳。朔易大衍，聖人以曆徵幾，律襲旋宮，倫類不差節度，人身一天地也。醫驗微密，受命如嚮。占攝誠神，此種論辨，別彙一編，以俟研極可也。石叅先生曰：吾道最忌儻統交盤不得。

開眼者轉文字不被文字轉乘物天遊矣澄懷喪我灸牆遇之設身別路隨物卷舒貫蝨弄丸之候在人自得

禱學攷究類略

博物君子優游太平養士講問是飛耳長目也歐陽歸田原父遺以漢字存中筆談朱子采問大昌識威斗之承天周譜訪杳老昏屈于劉顯陸倕擊節贊寧知晝夜牛猶之刮灰韋若虛辨豹鼠而鼯鼯未竟詎以藻兼桐魚附會萍實贖罕一例耶策事耶以囉洒書厨正可代勞奇文欣賞疑義相析豈不樂乎戊辰與周農父孫克咸澤社讀書暇相問難皆以經辨史疑藥性物理為條不獨董道之瓜呂徽之之驢也且曰消閒

温公曰備萬物之體用莫過于字包眾字之形聲莫過于韻是理事各物之辨當管庫也正韻注取毛晃孫吾與韻會取黃公紹黃取孟昶書林而子謙補之字彙抄之大約字書泐集未淹經史何恠其舛漏訛謬耶今遵正韻牋詳攷諸家上收金石古今辨難皆決其下此小學必不可少者也

近代魏校王應吳元朱謀因鄒楊桓戴侗周琦而造附古文

二徐銛張有郭忠趙搗柴廣李士專守說文古人寄託通

用後加分別今不可不知其故臨文通九經史漢而槩依正韻已矣署書行彙取態不拘字從篆始方知畫沙印泥之妙

沈約知四聲珙温譜七音德清明陰陽士龍竝濁復呂坤張位

約字母。愚者徧攷經籍。證出歷代之方言。始知其所訛。所以通耳。音定填字。倫論不淆。豈人力哉。今日定序正韻。爲萬世宗。免王伯良音路未清之議。固楊去奢之志乎。聲度妙叶。通于樂律。此物理微至之門。別有精論。

虛舟師授河洛爲詳約之綱宗。而乃歎圖學之妙也。秩敘變化。頓時全舉。使人會通。多卽一矣。天文地理器象制度之類。非圖豈易學哉。秦不焚圖。蕭何取之。故律令章程綿絕。指掌而定。向歆略圖。任宏七略。于兵有圖。王儉七志。一志專收圖譜。鄭夾漈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知漢宮千門萬戶之由。見杜預公子諡。方覺武平一知魯三桓鄭七穆之故。近世章本清作圖書

編韓苑洛于象數禮樂有圖。盧廬江刻天祥圖于石。亦餽牟也。馬貴與曰。漢易詩禮訓詁家傳。而制氏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能知者。數旣亡。則義孤行。而襲談虛冒。久之陳腐。翹明者厭之。逃于泔泮。于是乎圖書之秩敘與衍。萬物之倫變幾表。竟絕學矣。

郡縣更變。最易淆亂。孟子指夫差之邗溝。以爲禹跡。墨翟相如。誤說江湖。桑欽水經。江入會稽。酈道元遂謂楊子有口通淞。淞卽漸江。以古會稽郡大後分吳會也。陶弘景不知沙苑。孔安國不知大別。襄鄢荆郢。安陸乃建郢。曲陽春之樓。宋之應天。乃是歸德。伯厚不知沮縣之沔。退之南陽。乃在懷慶。而傳作鄧州人。

何責一統勝略不能分歷山首陽新刊資治通鑑卷首妄以城固為廣固乎當以修攘攷朱思兼圖約一統志

官制貴與為槩而王鄧纂之侍中漢加官六朝為宰相尚書侍郎古小今大唐之舍人權重漢太守方面統兵今皆遠甚矣小顏誤注金吾歐公不知有秩况後人乎當編一圖

自子長冤宰我分伯翳與費益姓名本末苦于紛糾不識撐犁乃皇甫謐而永叔以為陸機知豹鼠者竇攸而藝文類聚以為終軍裴松之以憑黠為憑默各畫記以虎頭將軍為小字長睿譏崇文總目不知德山為宣鑒捫虱譏古今人表分士會與范武子仁寶曰都南濠誤以王倫為王日葛常之韻語陽秋誤以

三國吳人曹弗興為曹霸李少溫見于宣和書譜吾子行乃云

陽冰為潮之子亦猶晁公武以張唐英為張君房也唐英商英兄仁宗時

狀元見黃東發古今紀要升菴辨矣而以劉德昇為劉表索幼安為管寧王

筠誤融孫奕誤慥孝標孝綽本非一家王褒陳咸張敞王渾自非一人若刪統譜附僧杲錄一經揭出便自不淆

朱子綠竹不從箋而執幽蘭不可佩貞白咲佞不識檀而信蘇

合為獅屎閒因段柯古吳虎臣而攷之病學本艸而辨之傳訛甚多狀攷究以資後人後人因辨加詮則皆前功也段曰伯嗜反舌謂墓

淮南蠓蠓謂蚤詩義蠓蝓謂蠹高誘乾鵠謂蟋吳曰伯原博黍謂鶯朝英不知麥秋郭璞以梗為杞顏籀

以賜為鵲張揖以螻為鼯叔重元恪分舊周燕研北友因野王

以櫻為蒲葵。爾雅金舉六魚。而毛許謬解。艸木狀金樓子一木
 數香。而成式因誤。陶駁祝蛤。實則螿殺呼活之。存中取石棗核。
 醫皆棄之。山谷以土卵為芋。景盧以山礬為玉蓋。筆叢辨瓊蓋
 礬梔為四
 楊鄧以鬼芋為蒟醬。焦顧以鰕為鮎。鮎核實難哉。孔子以鳥獸
 艸木與事君。父金稱儻。亦方言物理有足引觸者乎。醫尤貴明。
 時珍辨唐宋十半。猶未也。學者各有一證。集以貽後。

宓山解曰。茹吐古今一切淡泊矣。一多相貫。深造者泯薪火矣。
 理學經濟性命。樹幡愈高。觀而多責。逃虛空乎。勿欺而已。時宜
 而已。中和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樂天曰。人各有一僻。我
 僻在章句。東坡曰。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故知學問。飲啖也。

百物不廢。各以類統。不安其藝。不能樂業。皋比尊幢。願以奉人。
 其卑卑不屑為者。隨手度日。以省後人之力。是賢于博奕耳。狀
 何不可以萬物為坐隱耶。更堪浮白。

藏書刪書類略

經部凡十 易附性理象數曆律圖攷 四書附孔子集語各物
 攷正註餘註道統錄聖學宗傳 孝經附五倫全書

尚書 詩 三禮附禮制 樂記附樂律器攷 春秋三傳
 爾雅附正韻音義 諸經總解別解

若徹上徹下者。刪注疏于前。而旁通諸家。則一書而天人
 理事畢矣。名物音義辨訛攷證。歸于正韻。而小學易簡矣。

史部凡十四 正史 典故 編年 實錄 備史 傳記
 職官 儀注 經濟諸務 譜牒

地志 襍志 小錄 書目各載何代何人著判其大意
 一覽瞭然。此最易通統類。

刪古今史為緯。以編年大略為經。典故經濟分類。刪通攷編之。
 則三書足矣。姓譜統志各一。襍志記聽采可也。

子部凡十二 歷代儒學 楊 墨 各法 縱橫 兵 象緯

說之通者俱附經下諸子各約一條明其長短不過一帙而農

書醫學算測工器乃是寔務各存專家九流各食其力聽之而已總為物理當作格致全書

集部總別凡七 騷賦 詩附詩話詩餘詞 奏議論策

詞達而已有奇古正大于六經者乎莊騷別通其變史漢敘事

體雅入大家通使也駢儷者一種題跋者小品耳詩以比興轉

風賦事亦比興也各就所長歸雅為近如此約之總選詩文二

編足矣

餘部凡六 釋 道 神仙 西理 類書 雜書

志略分門該于四部二藏舊列子部類書舊列集部皆不下數

萬卷今分五者以卷帙相等也至理無多止為專門後勝可約

兩編類書給用而已止須一部

白鹿語曰斯文者天地古今之橐籥也載籍極博統類而刪之

斯易簡矣道德經濟文章小學方伎約之為天道人事精之止

是性理物理而窮至于命即器是道乃一大物理也踐形者神

智惟善讀書者

後來省力一覽書目而主統僕矣大成貴集述叙于刪千古之

享之幸勿蹉過

男以智敬述

小學大略

小學有訓詁之學有字書之學有音韻之學從事蒼雅說文固

當旁采諸家之辯難則上自金石鐘鼎石經碑帖以至印章款

識皆所當究心者謹略論其源流以便省覽 歐陽永叔曰八歲

方書數至成童後授經學以次第後大也爾雅出於漢世正名

物講說資之于是有訓詁之學文字既興隨世轉易趣便三蒼

始志字法許慎作說文于是有偏傍之學篆隸古文為體各異

學者務極其能于是有字書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

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韻之學永叔以偏傍字書為二則以字書

為筆法智以筆法乃字學之緒餘故明六書之源流謂之字書

之學。吳敬甫分三家。一曰體制。二曰訓詁。三曰音韻。胡元瑞言小學一端。門徑十數。有博于文者。義者。音者。蹟者。考者。評者。古今博洽。蔑能相兼。其可易哉。

困學紀聞曰。誠齋云。畫非卦也。伏羲之字也。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為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字。此是推原而闡合耳。真誥曰。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雲篆之跡。凡書分破二道。壞真從易。邈別分支。乃為六十四種之書。而竺典言造書凡三人。曰梵。曰伽盧。曰倉頡。梵者光音天人也。以梵天之書傳于印度。其書右行。伽盧創書于西域。其書左行。其季倉頡居中夏。其書下行。王弼州笑之。智曰。聲明之原。起于西方。理自闡合。左右兩行。而季下行復上。殆表緣因中道乎。

自倉頡創六字。周保氏教六書。秦有大篆。小篆。符書。蟲書。摹印。署書。爰書。隸書之八體。漢興有尉律學。課最為尚書史。書字或不正。輒舉劾焉。大篆十五篇。宣王太史史籀著也。倉頡一篇。又云七章。秦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所謂秦篆。即小篆也。秦官獄繁多。以趣約易。下杜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繫雲陽獄。獄中作篆。始皇出以為御史。使定書。世人以邈徒隸。謂之隸書。新莽甄豐改定之時。止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壁科斗文字。比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壁類者也。二曰奇字。即古文異者。隋唐志有古文奇字一卷。衛宏為之序。三曰篆書。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也。五曰繆篆。以

摹印也。六曰鳥蟲。以幡信也。漢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為一章。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元帝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成帝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急就有曹壽解顏之推崔浩豆盧氏注北史劉芳亦作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曄擬急就篇為悟蒙章而顏之推孫師古解訓為善今有全本相傳是吳皇象寫亦有筆改以洞為墮之類元始中召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未央庭中杜鄴爰禮秦近曾此被賞。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張敞從受之。楊雄取諸家有用者作訓纂易蒼頡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班固復續楊雄作十三章今皆不存而張竦家之學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隋志云梁有蒼頡二卷漢司空杜林注亡。考工記注

蒼頡篇有鞞莖又曰有柯擗安紀注春秋釋文文選廣韻注曲禮疏皆引蒼頡篇藝文類聚引凡將篇曰鍾磬竿笙筑坎侯蜀都賦注引凡將篇曰黃潤纖美宜制禪後魏書江式祖強上書史記正義引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三十餘法延昌三年式表甚詳欲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上篆下隸其書竟未能成愚考隸書即今楷書淳化帖有邈天得一以清一則甚明也黃伯思皆以為偽然體本楷式後人摹倣耳徐鉉曰賈魴作三蒼之書皆為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誤以八分為隸則自歐陽脩作集古錄耳自是凡漢石刻皆目為漢隸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今楷字也千文曰杜藁鍾隸唐孫過庭草書譜曰元常專精于隸書伯英尤工于草體二美逸少兼之此以真行為隸也八分者書苑曰蔡琰言割

程隸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或曰邕有八體。各分其一也。漢石經乃蔡邕八分書。鍾繇善八分。太山銘有隼尾波。章草以章帝名。或以急就名。若淳化首則。詎可信乎。北海敬王睦善史書。世以爲楷則。永平中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杜伯度張芝。崔子玉所善者也。文選鶴書注。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版所用。在漢謂之尺一簡。自秦廢古文。漢教學童。并篆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偃波。鶴頭。芝英。倒薤等。二十餘種之勢。因事生變也。李陽冰云。秦始皇時。王次仲制八分書。蕭子良曰。漢靈時上谷王次仲與秦人同姓名。作八分書。元常謂章程書。始爲楷法。云出新意者。言鍾王增減筆。

法也。由今考論古篆。卽有新意。錯綜取態。增減矣。其稱最古者。頡墓禹碑。孔壁汲冢。石鼓壇刻。比干季札墓。秦篆則詛楚文。斯篆則嶧泰會稽是也。歐陽脩始爲集古。而劉攽。呂大臨。趙明誠。王楚。黃伯思。董道。夏竦。宗子克繼。薛尚功。洪适。葉夢得。王球。蔡珪。吾衍。楊慎。都穆。陳鉅。徐獻忠。王家瑞。趙嘏。田汝耕。朱雲等。俱事編集。而印章之篆。則自蕭子良合刻符摹印之體。宋宣和譜之。楊克一。王厚之。顏叔夏。姜夔。趙孟頫。皆有譜錄。班班可考。至書法筆勢。則又小學中之緒餘矣。並詳見書札碑帖諸條下。雅蒼者。概言五雅三蒼也。楊雄荅劉歆。以爾雅爲游夏之徒所記。謂爲周公書者。因劉向以史佚教其子。以爾雅三朝記。孔子

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元命包曰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爲周公所造也竇攸豹鼠之對其業乃顯由今論之周公吐哺用人之長安知非彼時集之而卜商弟子汾加乎叔孫通梁文有增補者猶神農本草而別錄大觀補之也有犍爲文學注及劉歆李廵孫炎樊光郭璞等注陸德明母昭裔音義邢昺疏今注疏主郭邢小爾雅乃陳涉博士孔鮒撰楊雄方言劉熙釋名皆倣釋詁而作者也廣雅乃魏博士張揖著隋曹憲爲之音解避煬帝諱更名博雅唐志有劉伯莊續爾雅一卷梁劉杳撰要雅李商隱蜀爾雅劉溫潤羗爾雅皆取其名耳宋元豐中陸佃爲埤雅羅願作爾雅翼鄭樵有

爾雅注。餽糊襴袍。古多通音。譏之非是。其曰衾衾丁丁之不達物情。則果然矣。謂其釋離騷涼雨呼草木笋菱爲江南人或後補者。豈足概全書乎。隋志言郭璞注三蒼。漢和帝永元中。郎中賈魴叔郎作滂喜篇。爲蒼頡訓纂之下卷。曰三蒼。又張揖撰埤蒼。樊恭撰廣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爲三蒼。并訓纂爲四篇。吳敬甫謂史游急就倣爾雅作。非也。乃倣凡將皆從三蒼一例者。列字而無訓。唐志蔡邕勸學篇二卷。聖皇章一卷。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各一卷。崔瑗飛龍篇合篆草勢三卷。黃初篇一卷。陸機吳章篇一卷。吳項峻始學十二卷。晉陽方少學集十卷。朱嗣卿幼學篇一卷。束皙發蒙記一卷。顧愷之啓蒙啓疑記各三卷。王羲之小學篇一卷。葛洪要用字苑一卷。馮幹括字苑十三卷。宋顏延之詰幼文三卷。荀楷廣詰幼文一卷。易晉卦疏引蔡邕勸學篇云。鼯鼠五能。不成一伎術。初學記引項峻始學篇。曹植飛龍篇。南史劉杳傳引何承天纂文。

葛洪字苑後漢志注引顏延之幼誥文選注引顧愷之啓蒙記顏延年纂要郭忠恕佩觿集一序言前人之誤甚詳然亦未觀其通也

漢石經靈帝熹平四年所立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爲古文科斗小篆八分書隋志三字石經尚書九卷又五卷春秋三卷唐志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左傳古篆書十二卷又蔡邕今字石經論語二卷水經注曰漢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大學講堂東側又蔡邕熹平二年自書丹于碑使

工鏤之豈兩刻邪智以爲范史之熹平其經始也水經之光和

其告成也魏陳畱邯鄲淳特善蒼雅說文衛恒曰正始中又建

三字石經于漢碑西卽淳所書又言左傳正義石經古文虞作咎魯作表趙明誠金

石錄曰石經字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爲古文

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二體石經乃魏時所建

也洪适隸續曰石經見于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

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三

字石經唐志所載古篆兩種與隋志所書異同其目又有一字

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東魏末武定四年自洛陽徙于鄴至

河陽投于水至鄴者不滿大半此高澄遷洛陽漢魏石經五十

二碑于鄴齊皇建元年列學館周大象元年徙洛陽隋開皇六年又自鄴載入長安置于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隋亂事寢營建之司用爲枉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矣一字石經者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九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典論一卷魏明帝有詔先帝典論刊石與石經并以永示來世晉裴頠轉祭酒奏脩國學刻石寫經世說新語注嵇康寫石經古文于太學後魏孝文太和十七年九月幸太學觀石經神龜元年祭酒崔光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石經之殘缺唐開元著錄所載今字石經易篆三卷書五卷鄭元書八卷毛詩三卷儀禮四卷左傳經十卷公羊傳九卷

蔡邕今字論語二卷三字石經尚書古義三卷左傳古義十二卷合五十九卷由此觀之則所稱一字石經者皆補立今字也字說曰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此其命衛包改古文之時乎大曆十一年司業張參承詔定諸經鑿石文宗太和七年鄭覃以宰相領祭酒建言準漢舊事鑿石太學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唐元度覆定開成二年冬石經成其曰九經字樣則唐玄度請附以通古文者也後唐長興三年令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命馬鎬陳觀田敏詳勘後周廣順三年字樣版成田敏上之蜀相毋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于成都學宮與後唐本不

無小異。乾道晁公武參二本著考異亦刻于石。張奭又爲注文考異焉。宋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具真篆二體。石室十三經。卽孟蜀所鐫者。故周易後書廣政辛亥。惟三傳至皇祐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己丑九月工畢。周易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羽吉書。毛詩儀禮。禮記張紹文書。論語爾雅張德釗書。春秋經傳。公穀孝經。孟子不書題人。至和石經者。至和元年。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書石。帝從其請。嘉祐石經者。仁宗命國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刻石兩楹。嘉祐三年。王洙薦大理丞楊南仲石經有勞。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將作

監。友直不願仕。賜銀絹。同篆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紹興御書石經者。紹興十三年。內出御書左氏及史記列傳。宣示館職。又內出御書周易尚書毛詩。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之廊廡。淳熙四年。詔知臨安府趙磻老於太學建閣置碑閣下。墨本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爲名。是則石經本固已多矣。胡三省曰。旣已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曄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于學宮。故史筆誤書。其後人襲其僞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爲范

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磧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豈非謬論。北史江式云。魏邯鄲淳以書教皇子。建二字石經于漢碑西。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餘年。式以三字爲魏碑。則是謂之邯鄲淳所書。非也。智按式依衛恒說耳。今在陝西。榻來者。動卽一車。且經向拱韓縝之厄。或有補者。總非其舊。嗟乎。是又何可據乎。筆塵曰。唐文宗以宰相鄭覃判國子祭酒。創立石壁九經。卽今陝西石經也。孟蜀母昭裔刻石經有注。故知今是鄭書。升菴曰。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刻于汴京。然亦有掘碑

舊榻。如長睿彥遠伯厚所載。毋劾毋兄之殘文者。亦有如賈虞石經大學。東溟信之。汝稷駁之者。又見夫溫陵黃虞稷俞邵有石經攷言。張孟奇以熹平四年。爲謝承書石經。則誤矣。承三國人。嘗著後漢書也。西安石經。金至大中。省幕王公琛。元駱天驤。兩脩立之。

說文分別部。居十四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立一于端。畢終于亥。永元庚子孟陬。演贊其志。安帝建光元年。九月二十。慎子冲上之。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黄門孟生李喜等。詔召冲詣朱雀右掖門。賜布四十匹。強令呂忱。因之作字林。陳顧野王因之作玉篇。陸法言采爲切韻。孫愐廣之。後蜀林罕撮爲偏旁小說。梁

有演說文。庾儼默注。宋雍熙三年。右散騎徐鉉等獻新校定說文三十卷。反切異同。以孫愐為定。元豐詔知禮院王子韶置局。光祿丞陸佃同脩。五年。賜銀幣百。而書不行。鉉弟錯作說文繫傳。朱翱反切。當時稱之。熙寧中。李行中制字源。吳淑正儀撰正義。張有作復古編。僧曇域包希魯。倪鏗許謙。皆有補說。智按說文有唐本。蜀本。二徐本。中有新附。今字學家但執鉉本殘書。又未淹貫經籍。何從知其漏與複乎。智決之曰。泝其原。當因古籍而推之。備小篆。當遍攷諸籍以補之。慶同文。當因正韻。賤而詳載其源流焉。通此。則無書不可讀。而字學家紛然者。皆土苴矣。豈不幸甚。隋志張揖古今字詁三卷。難字誤字各一卷。揖魏天和中為博士。周氏雜字解詁四卷。晉呂忱字林七卷。

吳恭字林音義五卷。晉王延文字音七卷。何承天纂文三卷。戴規辨字一卷。阮孝緒文字集略六卷。左校令李登聲類十卷。晉安復令呂靜韻集六卷。靜忱弟也。張諒四聲韻林二十八卷。段弘韻集八卷。羣玉典韻五卷。陽休之韻畧一卷。夏侯詠四聲韻畧十三卷。梁太傅沈約四聲一卷。李粲音譜四卷。周研聲韻四十一卷。陸法言合之作切韻五卷。陳左將軍顧野王玉篇三十一卷。唐志趙氏韻篇十二卷。陸慈切韻五卷。蕭鈞韻音二十卷。孫愐唐韻五卷。又武元之韻銓十五卷。玄宗韻英五卷。李舟切韻十卷。顏真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釋皎朕編也。釋智猷辨體補修加字切韻五卷。

先儒音止。譬況。孫炎始為反切。晉謝安舉徐邈專撰定五經音義。隋仁壽中。陸法言切韻取之。韻纂則秦王俊召學士為之。桂苑珠叢。則唐曹憲與諸儒撰者。太宗有奇難字。輒問憲。具為音注。諸葛穎撰略要。後魏字統。則陽尼造。其從孫承慶撰成。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其總集也。大氏自呂靜。夏侯詠。周思言。李

通雅
卷首之二 小學大略 十九

季節杜臺卿等各有所垂互唐儀鳳二年多田縣丞郭知元拾遺

緒正朱箋而孫恂因之天寶十載書成號曰唐韻元美曰自有陸法言撰本

長孫訥言箋注而同撰者為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後又有郭知元關亮薛响王仁煦祝尚丘孫恂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各增唐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韻英

加字至宋成廣韻此抄韓氏者五卷則玄宗天寶十四載四月付集賢院張九齡所奏呂證鄭

欽甘暉衛包音釋者干祿字書顏元孫撰從子真卿書號顏氏

字樣婁機廣之以四聲為次具俗通正三體宋乾德四年陳鄂

受詔編韻對天禧五年鄂之孫僧溥上雍熙召句中正等定正

景德四年頒行丘雍亦定韻略祥符元年改為大宋重脩廣韻

景祐元年詔直史館宋祁鄭戩王洙刊脩廣韻為廣略命知制

誥丁度李淑詳定寶元二年書成若吳棫韻補乃集協古韻者

王安石字說則臆解耳崇文目有程迥古韻通式劉熙古切韻

拾玉舒知雄獻字母圖陳淳作字義李燾劉鎔錢承志皆有集

音賈昌朝曾請禮部韻略窄韻十三聽學者通用又作羣經音

辨康定刊行紹興十一年進士黃啓宗隨韻補輯十四年楊朴

上禮部韻括遺三十二年毛晃上增脩互注韻略張貴謨上補

遺乾道中郝升卿撰韻類熊忠舉要王文郁劉淵皆有韻略元

韓道昇道昭有改併五音集韻黃公紹韻會撮孟蜀之書林韻

會也當時孫吾與因之方日升因為小補

辯許氏者鄭氏顏之推已然矣李陽冰刊定說文鄭漁仲六書

通雅 卷首之二
略七音略益從而辨證之詳論假借推古文正小篆之失元楊
桓作六書統門人劉泰暢之永嘉戴侗起而訓定是非相半周
伯琦正訛大半侗書也孫季昭示兒編趙叔向肯綮錄則時取
一端論說耳當時趙古則著六書本義魏校著六書精蘊造形
附理王應電因作同文備攷吳元滿有滌原正義六書分類宗
夾滌而更創之楊升菴有轉注古音略字說六書索隱朱謀埠
焦竑間論皆拾前人之辨況李士龍張位朱光家程至善輩乎
諸家推論字原者不肯並列聽人折衷乃盡廢以往獨立臆說
徒亂學者耳目反不如恪守陳迹爲愈矣趙宦光說文長箋止
守徐鉉本痛詆鄭戴魏吳升菴爲臆而工段之類猶臆也烏知

說文新附非盡許氏書又烏知許氏之未盡漢學邪郝楚瑩一
掃而通之又過矣古自可通今不必通學者要當知其原委耳
閩綏安謝兆申序朱鬱儀奇字曰楊桓統而博薛尚功釋道泰
韻鍾鼎而不辨王楚黃伯思博古而不釋羅更翁呂大防王球
考古集古而弗倫徐鍇張有趙古則膠舊而好強魏校王應電
吳元滿狗臆而立變惟朱公忠古而理智按其書亦未會通經
史如以紗沙當從与而謂少聲不近則全不知古音轉注之原
委以名從口爲身至夕而鳴噪則全未見古命名通用爲一字
也又何異武子之以竄爲寫子才之以蘭造求乎

等韻之學元魏時釋神珙始顯唐元和陽甯公南陽釋處忠撰

元和韻譜崇文目有三十六字母圖僧守溫撰四聲等第圖僧宗彥撰切韻指元論王宗道撰九弄及紐圖序畧曰沈約創紐字圖皆以平聲碎尋難見唐陽出唐言增三萬自佛教東翻六百餘載梵筌中積三千餘字隨部出音聞之往說殷鑒羣錄末曰大觀元應法師校讎勘閱由半字滿字之教也智騫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宏叙周贍阜素共推其所定楚詞音朱子取之相淨著天竺字源以華梵對翻景祐中進仁宗御製序之鑒聿為韻總歐陽永叔序之曰必待乎用心專者而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

指掌圖乃治平四年司馬光上者四十五卷文三萬一千三百

一十九因為指掌圖以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別為二十圖用

則各音和傍求則各類隔同歸一母則為雙聲同出一韻則為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鄭樵有字始連環有象類書又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

論梵書隋史載後漢得西域諸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義廣謂之婆羅門書龍龕手鑑遼僧行均撰兼釋華梵智光後題統和丁酉時至道三年也黃公紹韻會則論音一本溫公者趙宿光遵許太泥而論門法之病則甚得理陳蓋謨黃極韻圖則發源邵子而聲字取正韻者也郝氏但刪為十二韻要之切法呂獨抱李士龍約之甚便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又當合悉

曇等子與大西耳目資通之詳見雜論

中原音韻高安周德清著以蒼蕭存存托張漢英作詞之間也
學士虞集序之其平聲分陰陽前所未發也入聲派入三聲者
廣其韻耳張萱謂之比雅智謂比人未嘗無入聲也洪武正韻
宋濂王僎趙堦孫蕡等定正本高安而存入聲依三衢毛居正
論字畫揚時偉箋之王應電曰正韻間以小篆正楷書之譌而
未嘗以古文正小篆之謬且嚴於章奏而略於經史故刀筆之
吏或所玩習而經生學士多未識知愚者曰世豈無暢楊去奢
范仲閣之志者乎崇禎辛巳桐城方以智密之編

宋景濂遣子仲珩受業于趙撝謙故仲珩較正韻用其說趙

卒于嶺表有門人柴廣敬作聲音文字通鄭氏取之老父後
采其說所論定者說文止是小篆加別尚有晉唐增厠之譌
非攷古不能泝原非博洽旁通不能知古知其故矣仍遵正
韻徵用則十三經史漢是藝林也同聲易簡惟是音和門法
支離乃不達前人方言而附會者耳詳見等切聲原

媚于節奏。所謂邊也。中間發抒蘊藉。造意無窮。所謂中也。措詞雅馴。氣韻生動。節奏相叶。踏厲無痕。流連景光。賦事狀物。比興頓折。不即不離。用以出其高高深深之致。非作家乎。非中邊皆甜之蜜乎。又况誦讀尚友之人。開幃覆代。錯之目。舞吹毛灑水之劍。俯仰今古。正變激揚。其何可當。由此論之。詞為邊。意為中乎。詞與意。皆邊也。素心不俗。感物造端。存乎其人。千載如見者。中也。俗之為病。至難免矣。有未能免而免者。存。聞樂知德。因語識人。此幾知否。

關尹子曰。道寓天地。寓舍可指。可論之中邊。則不可指論之中。無可寓矣。舍聲調字句雅俗可辨之邊。則中有妙意。無所寓矣。

此詩必論世論體之論也。此體必論格論嚮之論也。韓脩荃曰。汲汲乎惟陳言之務去。數見不鮮。高懷不發。此誦讀咏歌之情。

即天地之情也。如天地則不舊。乾坤寰宇則舊。莊禪最與詩通。然矢概巴鼻亦太粗。生理語典與有時亦奏。又况數百年之時文批語耶。秋風而為商飈。曉日而為朝暉。殊屬可厭。然兩間風力所轉。翻字法門。奈黑豆何。要以體格時宜論之。假如退之。生割義山。刻艷長吉。詭激宋元。朴俚果是其人。成語成家。何妨別路。冒以惡口。媮快優人之白。牧童之歌。與三百乎何殊。然有說焉。閩人語。閩人閩語。故當閩人而與江淮吳楚人語。何不從正韻而公談。夫史漢韓蘇騷雅李杜。亦詩文之公談也。但曰吾有意在。則執樵販而問訊。呼市井而詭辭。亦各有其意在。其如不中節奏。不堪入耳。此一喻也。謂不以中廢邊。

通雅

法爛矣。詞贍矣。無復懷抱。使人興感。是平熟之士偶耳。倣唐泝漢。作相似語。是優孟之衣冠耳。天分有限。又不肯學。良工不示人以樸。不如勿作。然有解焉。不作詩論。隨人示樸。何傷乎。詩以言志。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嘆之。咏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石一葉。性情畢具。誰非舞蹈毫端者乎。

經解曰。溫柔敦厚。而不愚。深于詩者也。孤臣孽子。貞女高士。發其菀結。音貫金石。憤鬱感慨。無非中和。故曰。怨乃以興。猶夫冬之春。貞之元也。五至而終于哀。三無而終于喪。志氣塞乎天地。曾知之乎。此深于溫柔敦厚。而愚即不愚者也。昔此心之難平。

困以必不能而消之。塞以不可解而寘之。頓引寥濶以曠之。息諸濛汜以冥之。亦壘篋之牖耳。至人無情。無不近情。必貌此冒語。以爲至語。以爲至語。而忌諱一切。以責永言論志之正叶乎。時而述事。時而遊覽。時而咏物。神在其中。各有不得已者存焉。不用相強。果一真乎。無汝迴避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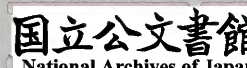
詩者志之所之也。反復之。引觸之。比興而已矣。世亦有知比者。未可以言興也。興之爲比深矣。賦之爲比興更深矣。數千年之汗青蠹簡。奇情冤苦。猶之草木鳥獸之名。供我之谷呼擊節耳。何謂不可引故事。何謂不可入議論。何謂不可稱物當名。何謂不可逍遙吞吐。指東畫西。自問答。自慰解耶。故曰興于詩。何莫

學夫詩。詩之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惜乎日用而不知。雖興者亦未必知也。水不澄不能清。鬱閉不流亦不能清。發乎情止乎禮義。詩以宣人。卽以節人。老泉曰。窮于禮而通于詩。立禮成樂。皆于詩乎端之。春秋律易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皆于詩乎感之。道不可言。性情逼真于此矣。言爲心苗。有不可思議者。誰知興乎。知易爲大譬喻。盡古今皆譬喻也。盡古今皆比興也。盡古今皆詩也。存乎其人。乃爲妙叶。何用多談。

有讀千載上之一言而下泣者矣。有誦千載上之一言而起舞者矣。此自當人之所志。所造不同耳。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淚下不亦誕乎。彈琴而見文王。

竟來而愁蛟龍。月明而嘯峰頂。謂之誕。皆不免乎誕。古人奇懷突兀。躍而騎日月之上。憤而投潢汙之中。不可以莊語。故以奇語寫之。奇者多翔。翔翔于不自知。俗人效步邯鄲。則杜撰難免矣。然而奇之極者。又轉平地。或險譚。或故問。或影略。或冷淡。或卽事實敘。或無中生有。瞿唐龍門乎。通都橋梁乎。宮闕參差乎。荒邨茆舍乎。各從其類。自行其開闔。縱橫頓挫之致。不以平廢奇。不以奇廢平。莫奇于平。莫平于奇。時因時創。統因創者。存乎其人。

清新俊逸。子美嘗稱太白。自謂不如也耶。太白得古詩之奇放。專效之者。久則索然。老杜以平實敘悲苦。而備衆體。是以平載。



平奇而得自在者也。

始分體裁而言之。古詩直而曲，近而遠，質淡而不韻，追琢而不
劇，或以數句爲一句，或分章以爲篇，或平行而突立別峰，或激
起而旁數歷落，或中斷以爲迴環，或瑣屑而寓冷指，轉折之法，
如作古文，奇矯屈詰，嘗類謠諺，殊非駢淺所能夢見也。人不能
反復于三百楚詞，漢魏樂府，烏有能蘊藉溫雅者乎？六朝組練
駢麗，別爲選體，佳者不數篇，倣之者似乎適鬱，實拙滯耳。河梁
十九首之後，其曹阮陶杜乎？昌黎太生割取其莽蒼可也。太白
奇放，次山朴直，東野痛快，高岑取黃初之爽健，王孟取靖節之
清遠，後而元白，後而宋元，各有所長，日趨纖薄，其能免乎？七言

古若李杜之奔騰，長吉之險激，文昌子初之峻蹕，宋元至今，各
有陡峭之篇。至于陶鑄莊騷，風驅電卷，猶有待焉。近體因陳隋
之比儷，而初盛以高渾出之，氣格正矣。調至中唐，乃稱爛雅，刻
露取快，則晚唐也。究當互取，寧可執一。杜陵悲涼沉厚，以老作
態，是運斤之質也。錢劉皇甫之流利，義山溫許之工艷，香山放
翁之樸爽，何不可以兼互用之。自然光焰萬丈，寧須沾丐殘膏。
後世尊杜太過者，澁泄亦零陵香矣。不善學古人者，專學古人
之疵累，徒好畫龍，見真龍必怖而走，何怪乎。

近代學詩非七子，則竟陵耳。王李有見于宋元之卑纖湊弱，反
之于高渾悲壯宏音亮節，鏗鏗乎盈耳哉。雷同既久，浮濶不情。

能無厭乎。青田浩浩，無所不有。崆峒秋興，深得老杜諸將之氣格。歷下婁東，固不逮也。文長從而變之，公安又變之，但取卑近苛瘠而已。竟陵詩歸，非不冷峭，然是快已之見，意翻七子之案，亦未盡古人之長處，亦未必古人之本指也。區區字句焉，摘而刺之，至于通章之含蓄頓挫，聲容節拍，體致全昧。今觀二公之五言律，有幽淡深峭之情，一作七言，則佻弱矣。時流樂于飾其空疎，羣以帖括填之，且以評語填之，趨于亾俚，識者歎戶外之琵琶焉。

宋後好註詩，詩有不必注者。挂席拾海月，海月爲江蟠柱，使風帆而拾蚌，是何况耶。竹林爲我啼清晝，王母晝下雲旗翻，竹林王母鳥名，襲王蔡魯黃之解，且曰不讀萬卷，不行萬里，不能知老杜。嗟乎，老杜之破萬卷，豈在此乎。此宋景濂所歎揜攘而叢脞者也。一飯不忘君，有之矣。率爾咏嘆，遷就而爲之說，則所不必。

山谷曰：庾信止於清新，鮑昭止於俊逸，不能兼互。謂北地寒，故樹有花少實。江東水鄉多蜃，故雲色駁。文體亦然。欲與白細論此耳。然乎哉。此山谷見宗門之語，映帶表法，而取以論詩耳。其實杜意不如此也。宋以山谷爲杜之宗子，號曰江西詩派。嚴羽卿闢之，專宗盛唐。然今以平熟膚襲爲盛唐，又何取乎。或看翡翠蘭若上，未掣鯨魚碧海中。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

通雅
卷首之三
都見爾曹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此子美之論也
橫空盤硬妥貼排冪垠崖崩豁乾坤雷碾此退之所取也讀書
深識力厚才大筆老乃能驅使古今吞吐始妙如或未然又增
嘔點且從王孟錢劉入而深造及此可耳才各有限學必深造
然後自用所長豈必執一以相訾耶崇禎壬午夏與姜如須論
此而筆之

漢立樂府練時日諸篇詞皆雕組饒歌芳樹石流不可讀者大
字屬詞細字屬聲聲詞合錄耳收中吾妃呼豨奴何奴軒是也
鄭漁仲集解題郭茂倩左克明梅禹金皆以其名彙之實不可
奏諸管絃也唐宋以來二十八調今傳十三無言其分合者所

謂樂府之題約如二郎神新水令隨人填詞豈據郎神新水而
解意乎初起或然唐之明漢樂府題作歌者借名自行其意耳
相傳清平調旗亭則絕句也今故難強詩人擬古自有別致嘗
與同社約取古一解二解之句而各寫其懷何不可以填詞和
古作因創之嚆矢乎

休文知四聲韻多江南之音豈能知陰陽七音之精乎詩可寬
叶正韻時宜古仍可通也詞則必論挺齋內外中聲矣七言二
六既諧其餘自諧非謂可不諧也拘體亦諧拘體之響古風自
諧古風之調作家老手定叶天然

我有萬古宅青陽玉女峰常留一片月挂在東谿松寫景乎懷

抱乎。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此老會心處。不在遠。亦不在近也。繁霜被野艸。歲暮亦云已。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此哭途中之休歇處乎。萬物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此北窻之休歇處乎。

虛舟子曰。青青河畔艸。絕不是青青河畔艸。但可曰青青河畔艸。知此比興外之比興否。一氣敘至他鄉異縣。忽然曰。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拘者必謂針線不續矣。乃以雙魚曲折。收以上言加飡食。下言長相憶。知此格否。老杜之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韋蘇州之熱者不思火。寒者不思水。知此格否。鷄鳴孔雀諸篇之長敘斷結。北征諸篇用之。香山亦用之。而各自為致。

太冲詠史。以遇貴即賤二語斷之。此振衣濯足之奇格也。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歿。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此太白之奇格也。蜀道難。有所思。其以明遠之行路。而從騷變者乎。

六朝堆滯中。而得爽句。故以句傳。天際識歸舟。楓落吳江冷。之類是也。唐五言古。以造句傳者。狂風吹歸心。馬上續殘夢。之類是也。一句之致。易曉。通章之致。難論。况言先乎。劒截雲。灑白雨。割昏曉。海水立。此以一字逼出。

長吉好以險字作勢。然如漢武秦皇聽不得。直是荆軻一片心。原自渾老。杜陵之馮夷擊鼓。羣龍趨。黑入太陰。雷雨垂。何嘗不

作奇語嚇人

山谷曰寧律不諧勿使句弱用字不工勿使語俗故古詩中亦可過對指點律詩中亦可直行不對東坡曰燦爛之極乃歸平淡外枯而中膏淵明子厚之流張爲列賓王句司空圖一鳴集皆刻峭中平淡者也寒郊瘦島正以冷蘄寫生臺閣香奩總是鑑空谷響豈以乾剝剝爲清真乎

鍊字如壁龍點睛鍊句如虫蛀印文鍊章如黃回舞劍鍊意如山川出雲使事如幡綽啼咲狀物如大帝彈蠅頓節如搗鼓露板滑聲如笛弄歌喉極工巧極天然極渾成極生動以弄丸之胸懷出點金之手眼其樂何如

杵聲不爲客一絃清一心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造語刻至匪夷所思謝臯羽曰紛紛古人呼不起鄭所南曰至今首陽山不生周艸木如此快痛非吹毛之劍乎有一意而出之不同者磧裡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則凄切于一夜征人盡望鄉矣漢陂行向來哀樂何其多則落節深涼如何不飲令心哀則索然矣又有一意分取其致者退之云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與出門無至友動卽到君家孰勝耶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鷄棲與君恩深漢帝且莫上虛空孰勝耶如今腐艸無螢火終古垂揚有暮鴉與禾黍高低六代宮孰勝耶軍敗鼓聲炮與霜重鼓寒聲不起孰勝耶庾信吳均之合浦葉太白云因爲洞庭

葉各自爲致耳。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嶺上千重萬重雨。斷絃收入淚痕深。河梁曰。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沈約云。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杜云。別離已昨日。應見古人情。艷歌何嘗行云。吾中道與卿共別離。各寫警切。亦互相取。杜云。落日辭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諷天寶也。義山云。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長恨歌辭。津陽百韻。諷亦激矣。懷古感今。妙在借事反復。冷風中人。不知所指。各體雖異。蘊藉則同。起三百之人於今。安知其不七言而長律乎。聲依永。律和聲。以樂通詩。則近體之叶律定格。謂爲補前人之未備也。可愚者曰。一苑一枯。一正一變。一約一放。天之寒暑。

也。過甚則偏。矯之又偏。神之聽之。誰和且平。是其人不欺其志。皆許之矣。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使人繼聲。繼其志也。詩不必盡論。論亦因時。

詩未嘗不可以析理。析理之詩。非詩之勝地也。手無斧柯。奈龜山何。今問夫子曰。手有斧柯。奈龜山何。夫子豈再答乎。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以何爲劍。以何爲斧乎。曰。心曰性。曰靜曰理。詩歸聖見。必極賞之。或以爲禪。此禪家之醯鷄耳。况老將不談兵耶。聖人之教。書叙正語。詩以興之。苟知興之。側語反語皆是矣。禮以制節。樂以和之。苟知和之。有聲無聲皆是矣。

格莫奇于三百。牛羊之章。先叙飲訛之狀。忽曰。牧人乃夢。變魚。

變旗從而占之。何其幻乎。采綠憶遠。忽而作計。此後永不相離。薄言觀者。冷綴便叔。至于正月小弁。雨無之。沉悼萋菲。彼何人斯之激怒。章法次第。最稱神品。皆非後人所能彷彿也。離騷之登天入水。作如何會。華胥之鈞天。作如何會。古詩之結婚遺鯉。書字不滅。作如何會。淵明之干戚擲杖。乞酒與年。作如何會。其指遠矣。

漁父鼓枻而去。屈原似為所訶矣。且問是一人耶。二人耶。東方有一士。又曰我欲觀其人。我是誰。東方之士是誰。

文章薪火

灣艸曰。性道猶春也。文章猶花也。砍其枝。斷其榦。而根死矣。併

掘其根。以求核中之仁。而仁安在哉。言掃除者。權奪也。欲人之讀真書耳。非必懲咽廢食也。固陋托以夸毗。而絃誦反自廢耶。夫核仁入土。而上芽生枝。下芽生根。其仁不可得矣。一樹之根。株花葉。皆全仁也。聖人知之。故老任斯文。刪述大集。與萬世共熏。性與天道。豈憂其斷乎。既知全樹全仁矣。不必避樹而求仁也。明甚。既知全樹全仁矣。培根也。護榦也。除蠹也。収實也。條理灌輸。日用不離也。明甚。以冬煉夏。乃貫四時。則無寒無暑之在。寒暑中也。明甚。无妄大畜。一多相貫。兩間森羅。無非點畫。俯仰遠近。皆備于我矣。文明以止。用光得薪。雷雨出雲。有開必先。羲文周孔。不能違時。酬酢佑神。此最上之神。于文章者乎。道統且

通雅
卷之三
十一
置姑就文章論文章

文傳四教士首三民生乎圖書經史明備之後簡畢猶耒耜也
本于大一協于分藝不興其藝不能樂業乘物遊心一室自娛
鼓舞可羣萬世相告筆舌之緣均無所避有正用通用之中道
焉有中理旁通之發揮焉有統類焉有體裁焉不可不知
三知終于知言此格人我格內外格古今之大用也不能知言
又安能自達其所言乎有專言德行者專言經濟者專言文章
者專言技藝者專言權勢者專言兵符者專言法紀者專訓詁
者專記事者專寓喻者統而言之無非道也無非性命也而有
專言性命之道者離事離法以明心而舉其冒統者也因有專

言生死鬼神者因有廢世事以專言仙定者因有專言養生者
因分忘世之言出世之言因有別傳善巧若奇兵者要不出于
質論通論攷測天地之家象數律曆聲音醫藥之說皆質之通
者也皆物理也專言治教則宰理也專言通幾則所以爲物之
至理也皆以通而通其質者也百家紛如何以折中聖人罕雅
藏用彌綸道器優優乎洋洋哉

讀書必開眼開眼乃能讀書三才之橐籥萬理之會通有所以
然者存不明所以然中之各各當然而用當然之所以然則百
家堅白同異之舛午何一不可疑我我則惑矣支離動牘之象
數何一不可難我我則惡之非白首紛糾則芒芒垂豕非飾陋

巧通則強鐸馮河安能不狗不遺物物而不物于物乎由此言之苟非專精深幾眼何能開又况閉而開之開而閉之習此坎窞喪身失命故知不少雖然如此亦視其人文章之先當知所以為文章者文章成列當知為何等之文章或大或小或正或奇或中或偏是其人皆可不是其人皆浮逐也不知為不知而就事言事皆可未得為得而專作夸已掃人之詞又不如藏拙矣

易奇而法謂因物之天然而衍之者也方圓密顯同時變化人能讀此書者豈矣龍馬狐豕杞瓜葛藟圭紱黃矢躋陵涉川有謂無謂乎無謂有謂乎滄海寶珠隨人變色揚眉舉步何非雷

雨日風

程子曰繫辭之文化工生物虛舟曰靈光衝旋倏忽異常更生曰聖人贊易如趙宓跋襖帖一條又一條隨曲生瀾不知重沓典謨爾雅訓體約厚隆古尚簡故耳春秋乃以事還事之筆不可增損禮記論語則通方時義之雅言也詩道性情窮于禮而通于詩觀其深乎

左傳巧練未免雋傷國語伸之與戴記近鄭漁仲辨左傳者十郝京山曰三晉之文士筆劉歆以為丘明便讓博士耳鄒夾不傳公穀皆未親見尼山者也刻核推斷文則峭矣臆故不免戰國短長言則押闔飛箝之技也

周末文勝。生才若是。後未有盛于此者。鄒邑正正之旗。密轉握
奇之驚。神于懼。創不避者乎。屈子開漁父之眼。而甘以談詒竭
忠。故其詞沉篤。氣塞穹蒼。神于怨。創不避者乎。莊子休具黑白
之眼。而甘以巧激旁寓。善用奇兵。神于怒。創不避者乎。三子同
時而不相遇。屈專盡人而冥于惟危之心。莊專得天而冥于惟
微之心。孟合天人而以不得已爲用。本可會一宗。其文亦可合
而互之。此當俟之間出之士。

老子揚墨皆近孔子前後。自老子正言若反。而惠施交易之。其
歷物也大其小。小其大。長其短短其長。虛其實。實其虛而已。公
孫龍遂爲隱射距鈞之機。皆揚墨之流也。莊宥于無何有之鄉。

而樂在冥應。善用之。因物還物。天載兩忘。是有見乎無首者。不
善用之。比之無首矣。其詞近于爲我。其機則破相宗也。揚子執
其隨。墨子豐其部。告子良其限。別墨之譏。髀縱脫。倍謫不忤。則
浚恒振恒者也。其見偏至。其文亦偏至。

管子在老子之前。其內業篇與老子合。其治近功。故名法之家
祖之。因而附益之。申商韓皆是也。商韓文最決絕。如其法然。苟
子主禮法。文故明當。

關尹子後起者也。其論道器頗平。鶡冠亢倉。搜剔銛鋒。甚則爲
陰符。奇其事爲山海經。穆天子傳。守其業而浸廣之。靈樞素問
也。皆周末筆。陰符關尹鶡冠亢倉。則晉唐筆也。

呂覽淮南則養客撮眾人之英者也不韋預知焚書而寓之一
束始發此智更巧于招隱矣嗟乎周公不驕吝而收天下之材
藝此無繼矣呂劉之智亦無繼之者耶將以虞預何法盛宋齊
丘爲智耶不堪噴飯

子長以鬱折而成史記收合百家洽古宜時散近乎朴變藏于
平善序事理真不虛也自莊生剽剝鈎懸嘗借人物叙事藏其
議論史記直爲叙事據款結案何用犯手裝面而強浚之強括
之乎以此讀者更快其情以爲天然

孟堅整嚴之中亦能錯落范史因東京平對而順載之伯喈則
喜比偶矣趣至六朝尚麗揆藻勢也徐庾始嫺唐宋遂爲別體

吾取其流爽者

韓脩並振起八代之衰爲其單行古文法也子長爲質上沂周
秦氣骨自古曲折作態盡乎技矣其言正直潤色雅故故超于
技徒謂平淮西碑爲婉典謨毛穎傳酷似子長淺之乎退之有
時生割刻意形容琢古磨古未免乎痕痕亦何累乎退之斯文
後死存乎其人不在鈎章棘句以爲工不在鄙倍蕪累乃爲篤
論爲學道之亞也

去其痕而一以平行之則歐曾也蘇則鋒于立論而衍于馳騁
八家大同小異要歸雅馴學者鼓篋門從此入至于盡變更須
開眼

文章之開闔主賓曲直盡變手眼之予奪抑揚敲唱雙行何非一在二中之幾乎以過而化其不及以不及而化其過以中而化其過不及以過不及而化其中易之參兩錯綜全以反對顛推而藏其不測有悟此爲文章者張旭之聞鼓吹觀劍器紀昌之日承挺貫蝨心不是過矣

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以約過而吞吐始悲使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以詳數而形容生色

且緩急亦人之所時有也銳發一論遂轉別論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咲之非虛語也歷引不釋錦綉鞵毛之章歷引而釋之各盡其致亦古今得失之林也何必異聞

反掉作波不抑不揚平準書叙至卜式曰烹弘羊天乃雨借刀殺人

荆軻傳倚柱而咲此點睛也前有魯句踐後有高漸離奇峰湍流互相穿激昌黎叙睢陽述南八詳其聞此者張籍云正法此傳惟恐其冷落無餘聲耳此善請客之妙也妙高峰七日不見而見之別峰道寓于器正意寓于旁意何往不然

琢句割字刻畫之小品也長河千里一曲不在乎此然點綴之間神亦與之俱動周公曰坐乎將母子產止兀者曰子母乃稱灌夫曰畢之姬得赫蹏書問上何如曰慳也攷工檀弓儀禮叙事狀物俱以簡盡論語鮮矣仁孟子豕交之也何常不奇韓退

之賞樊絳碑和盧月蝕稱長吉之鯨呿鰲擲正以爲人不可行
恠而忍俊不禁何妨筆墨間洩其奇氣耶由今論之鬼母泣天
蝦蟇蝕月多祗生厭何奇之有若如黃原玦天銳溪虬石則鉛
粉惡裝竝不得以棘刺母猴畫策龍蛇相例

古人用意更善奇變劉須溪曰宰我問短喪所以激聖人之定
案也宗一曰劔逼乎子貢之間去食與信也二者何先此待問
乎此謂答在問處使民戰栗激發哀公尼山三聲雪上加霜耳
今人竟作呵宰我說何啻千里宰我子貢擅言語之科并有仁
焉豈必改字

桃應一問不必以事實論也師弟互相逼唱不過欲蹴出一做
履耳莊子逍遙遊堯見四子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歌舞排
場費盡撩天之舌曾有出乎做履之外者否世必以膠柱爲篤
論豈可與神遊康衢見藐姑耶元氣不足一浴一風猶恐外感
子長作史記常尊其父諱談爲同自序甚明年表用臣遷謹按
則太史公爲褚輩所加未可知也班彪曰子長一人之思刊落
不盡故明授其子孟堅漢書竟不稱歸于父何哉蔚宗目睫徒
飾咲耳

黃潛言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著論本本而布嚴雍容者澄
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龍潛伏不動而瀕洞不可犯云

吳萊立夫言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文之法奇者不爲法

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者也。及止部還伍。則肅然未常亂。

馬存贈蓋邦式序曰。子長之文章不在書。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載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恠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文矣。子長生平喜遊。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

程子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于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張輔以文字多寡爲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馮開之曰。讀書太樂則漫。太苦則澁。董遇之百遍。攷亭之半日。淵明之不求甚解。東坡之每事一過。庾嵩之開卷一尺。王筠之重覽與深。其各得于輪扁之甘苦者乎。吳季子書憲曰。短冊恨其易竭。累牘苦于難竟。讀貶激則髮欲上衝。讀軒快則唾壺盡碎。讀滂沛而襟撥。讀幽憤而心悲。讀虛無之渺論。而譎誕生。讀拘儒之腐陳。而谷神死。讀遯照者。欲盡相以窮神。讀咀咭者。期妥貼以愜志。讀闕文而思補。讀朦朧而思參。讀寂漠者。非慘吻不開。讀奇藻者。非清華則靡。故每讀一冊。必配以他部。用以節其枯偏之情。調悲喜憤快。而各歸于適。不致輟卷而歎。掩袂而泣。則配之說也。弄風研露。輕舟飛閣。山雨來。溪雲升。或豪集。或

孤訪鳥出啼。花冷咲則配之適也。

皆辛巳秋書

動則曰唐宋大家。抑知唐宋大家皆有深造之火候乎。今欲一蹴而偃襲之。唐宋大家未許也。韓退之答李翱曰。古立言者。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學二十餘年矣。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若思。芒乎若迷。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難哉。如有年。識古書之正僞。徐有得也。汨汨來矣。人咲之則喜。譽之則憂。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有年。浩乎沛然矣。平心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然不可不養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

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雖如是。敢自謂成乎。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空文而為後世法。亦足樂乎。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柳子厚曰。吾少以辭為主。及長。乃知文以明道。不苟為炳炳烺烺。采色夸聲也。未敢輕心掉之。懼其剽也。未敢怠心易之。懼其弛也。未敢昏氣出之。懼其禿也。未敢矜氣作之。懼其驕也。本諸書以求質。詩以求恒。禮以求宜。春秋求斷。易以求動。此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厲氣。孟子暢支。老莊肆端。國語博趣。離騷致幽。太史公著潔。此旁推交通而以為文也。李習之曰。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讀詩也。如未嘗有易。讀易也。如未嘗有書。讀屈原莊

周也。如未嘗有六經。義深意遠。理辯氣厚。則辭盛而文昌。今尚異者曰。奇險而已。好理者曰。叙意而已。溺時者曰。文當對。病時者曰。文不當對。愛難者曰。宜深不宜易。便易者曰。宜通不宜難。此皆情有便滯。古人深于義。當于理。文之以其辭而已。不知其對與否。易與難也。學古文者。說古人之行。愛古人之道也。持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蘇明允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恠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歐陽子之文。紆餘委備。徃復

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悉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俯仰揖讓。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其別有以服之乎。又曰。二十七始知讀書。後困甚。覺古人之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其才。則又似夫不止於是而已者。盡燒曩時所爲文。取論語孟子韓子。介然端坐讀之者七八年。久之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試書之。渾渾乎來之易矣。若或啓之。若或相之。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然未敢以爲是也。潛谷曰。子瞻名理類莊。治體類賈陸。其嘻咲怒罵。粹然憤然。皆成文可書。其大者馳騁

縱逸如行雲流水。渾淪光恠。雄視百代。所自得爲多矣。子由深思澄蓄。汪洋澹泊。不願人知。如其人。然秀傑之氣不可掩。謝疊山曰。東坡自莊子覺悟來。袁中郎曰。坡評道子畫。如燈取影。橫見側出。迤來順往。各相乘除。余謂公文亦然。舞女走竿。市兒弄丸。橫心所出。腕無不受。其至者如晴空鳥迹。水面風痕。有天地來一人而已。阮霧霏曰。坡長於馳阪而短於頓轡。故惡揚之。韓深。今學蘇者。平衍易襲。而精奧不傳矣。必學六經史漢。僅乃韓蘇。愚者曰。極深研幾。因象數而會通之。斯文錯綜之本乎。宋人好平易一往。其時尚然也。故韓魏公不與永叔言易。子厚非月令國語。執道之變動相詰難。彼烏知有統類秩叙之端幾哉。故

翁曰。東坡嶺外喜子厚文。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詩篇。可見學問轉變。好尚頓異。未可以殺活語也。好學不已。歷年必變。平而奇。奇而平。不好學而依趣彷彿。卽執一而不變矣。極深變盡之後。無深無淺。然後知聖人之文章。皆致中和。如未至此。或平或奇。聽人之才。亦可互救以爲鼓舞。要期於自成節奏。遠鄙倍而已。

李文饒謂氣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李翰言文如千兵萬馬。寂然無聲。曹子桓謂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然小大異量。各自完吾分耳。陳龍川曰。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過於智。而不以仁義禮信行之。則賊矣。昔人謂胸中先有六經

語孟然後讀前史。史既治則讀諸子。是古人治心積學之方。往往有叙有要。奈何涉獵凌鬪於尺幅間。况非史非子。徒以凌鬪之氣壞吾人乎。合從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厨俊及標而漢祚爲墟。卽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力不細。而韓侂胄猶誣爲僞學而殘噬之。繇斯以觀。豈一說者伏一敵。至乎各樹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流輩。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疎者以淺俚爲古朴。填砌者以六朝爲治麗。此由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揚揚以爲得意。蓋文士之手足釀兵爭之禍。歷觀古來。應若指掌。陳興霸之言應矣。痴山曰。前輩

論文。有專取厚重以爲風教所關。福澤所出者。固也。其間政自有辨。阿犂山身重三百五十斤。顧當時見稱。乃在運其三百五十斤之軀。盤舞如飛。不然。司馬保八百。孟業千斤。劉荆州大牛。何異哉。鐘有徑廣者。容可萬石。顧其肉郭。必不能厚。厚則石而音咽矣。惟其靈也。惟其動也。小巧以爲靈。凌轢以爲動。又弗取也。臨以生平之魄力。收古人之精英。久而出之。古人與我鬱勃而不可已。心醞而口咀。迫而吐之。其聲乃流。至於泣風雨。驚鬼神。歌舞憤涕。不形于外。而洋溢于毫端。如是者。謂之能盡其才。能盡其才而養之。方爲貴耳。

宋九青曰。先輩豈生今而薄今耶。時未至也。其智之變。亦不暇

至此也。不學則前人之智非我有矣。學而狗迹引墨，不失尺寸。非鹽鐵論所謂呻吟枯簡，誦死人之句乎。椰子謂淮西碑有帽。子習。楊大年謂杜陵爲村夫子。子美謂太白少縝密。太白謂子美困瑀鑄。秦少游謂醉翁亭用賦體。尹師魯以岳陽樓用傳體。大約才人各伸其所獨至。少陵欲做漢魏，不難。子瞻欲摹周秦，亦易。惟不肯蹈襲耳。然末世之空腹高心，不能茹吐古今者，率其鄙倍。亦曰我不蹈襲也。未可藉口。智謂世以智相積，而才日新。學以收其所積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是在自得。非可襲掩。

石塘師曰：自以拖沓爲篤實，而古文風致盡矣。何謂遠鄙倍乎。

好古者，以史漢之追章琢句，扳之久而襲爲剽賊矣。貴神識者，以唐宋大家救之。侯廣成曰：雜怪難識，以爲博。空疎不學，以爲靈。此謂妄居其創者。至狂子僂民羣起，糞掃六經，師心杜撰，於是乎冥趨倒行，愈變愈下。嫌鐘鼓玉帛爲芻狗，而遂甘爲鬼魅。也可乎。末世才固日生，而好學者少。文以禮樂，尼山所望。卽以文章致其中和，亦安藝息游。琢玉繼聲之道也。辛巳孟夏將之登州，書與曼公。

譚苑醜翻曰：辭達而已矣。恐人溺于辭而忘躬行也。淺陋者借之。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哉。夫意有淺言之而不

達深言之而乃達者。詳言之而不達。略言之而乃達者。正言之而不達。旁言之而乃達者。俚言之而不達。雅言之而乃達者。故東周西漢之文最古。而其能道人意中事最徹。今以淺陋爲達。是烏知達哉。夫脫于口謂之言。爰于文謂之辭。書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以言乎政令之辭也。儀禮聘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以言乎禮聘之辭也。左傳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以言乎使命之辭也。記曰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又曰情欲信。辭欲巧。以言乎相接相示之文辭也。凡謂之辭。未有不貴達者。亦未有達而猶貴枝葉者也。夫子惡巧言。而曰辭欲巧。則

知辭非言例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聖人之情見乎辭。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韋編三絕。鐵鐻三折。漆書三滅。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彬彬者。辭達之謂也。繫終六辭。盡天下之情哉。藝苑卮言云。吾嘗論孔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爲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理而辭者也。兩漢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自儒林道學岐分。而經義帖括。爲剝啄之瓦。賢者拾經。而樓上駕樓。以講道。高自標目。而不肖者澆漾自恣。莫可窮詰矣。鄧潛谷曰。宋賢等文學于功利。於根本固篤。而苛求多拂。物理徒生其鷹擊颺去之心。虛舟子曰。尼父轍環至老。終以志事。託之斯文。安萬世之火於

寵使之可羣樂業而薰陶自化聽上者之通神明類萬物次亦
 各食其力各消其智或依循或達材皆鼓舞不能自已掃除者
 無乃暗做別傳乎曾知為宋元王造閉解閉之滑疑哉虞安曰
 正嘉以剽襲傳訛相師而士以通經為迂萬季以繆妄無稽相
 夸而士以讀書為諱至今俗學晦蒙繆種膠結胥天下為鬼語
 而不知其所從來噫潛艸曰好學者理明事正辭自然達惟諛
 遁之辭不達方且以不達詬人浮山之孤曰學必悟而後能變
 化悟必藏於學而後能善用同人達辭之道亦然通其故則不
 為所惑不為所惑則善用之皆藥矣學足識盡而用其才行乎
 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秩叙變化同時中節知達之神者乎

不以辭害意言近而指遠吾無隱乎爾造適不及矣知達之本
 者乎

愚者偶書

通雅卷首之三終

通雅

卷首之三 文章薪火 二十五

通雅

卷首之三

三

